

第一章 排灣笛保存研究背景

一、保存重要性與研究記錄內容

一九九七年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胡台麗主持「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計劃：排灣笛藝人生命史、曲譜與製作法記錄」。錢善華與賴朝財為協同主持人，年秀玲為專任助理。此保存研究計劃係針對排灣文化極為強調的鼻笛與口笛進行第二階段的調查與記錄工作。

第一階段於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度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之下由胡台麗主持、年秀玲擔任計劃專任助理，完成「排灣族鼻笛、口笛技藝保存與傳習規畫報告」，內容包括鼻笛及口笛保存現況調查、保存傳習的評估與建議、相關文獻目錄之收集與重要日文資料的翻譯。我們共發掘、訪問了三十位鼻笛與口笛技藝人才，為每位藝人建立個人基本資料、私有笛子的形制、學習簡歷、吹奏場合與目的、笛聲表現、相關傳說、傳授意願等資料，並附藝人吹奏實況與笛子形制幻燈片。我們整理歸納出四類重要的排灣笛傳承系統：北排灣 Vutsul 系統雙管鼻笛(rarindan)、北排灣 Raval 系統雙管口笛 (paringed)、北排灣 Vutsul 系統單管五孔口笛 (kuraru 或 pakuraru)、中排灣 Vutsul 系統單管七孔口笛 (rarindan 或 kuraru)。

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計劃係根據第一階段的「保存傳習建議」而擬定的。在「保存傳習建議」中我們首先指出排灣笛保存傳習的重要性：（一）從世界民族音樂觀點來看，鼻笛主要是太平洋中波里尼西亞與馬來尼西亞許多島嶼上的原住民使用的樂器。可是我們發現臺灣以外地區使用的大多是單管鼻笛。過去臺灣原住民族像布農族和卑南族也有使用單管鼻笛，而雙管鼻笛則存在於鄒族、阿美族、排灣族與魯凱族。不過目前已失傳的鄒族、阿美族雙管鼻笛據記載兩個管都有指孔，只有排灣族和魯凱族的雙管鼻笛的一管有指孔，另一管無指孔。魯凱族如今已無人會吹鼻笛，因此台灣排灣族極可能是當今世界上唯一還會以雙管鼻笛吹奏的民族。此外，排灣族中有鼻笛聲係模仿具有神明祖先地位的百步蛇的叫聲，而百步蛇臉部也有突起的「鼻笛」的說法，對於民族樂器的起源說有相當的

啟發。排灣族雙管鼻笛的保存傳續因而在世界民族音樂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而排灣族Raval系統一管五個指孔一管無孔的雙管竹製口笛，在波里尼西亞系統和世界民族樂器中也很少見，與雙管鼻笛相輝映。（二）從本土文化的觀點來看，排灣族擁有多種樣式的笛子，並且蘊含豐富的文化意義。像排灣族Raval系統的雙管及單管口笛和中排灣的單管口笛主要是男子追求女友和自我排遣憂悶時使用；北排灣Vucul系統的單管口笛以往則必需是獵首英雄或具頭目身份的男子才能使用。鼻笛和口笛能夠適切表達排灣族不論男女所注重的哀思情感及古樸幽遠的美感。對排灣族而言，鼻笛和口笛無可置疑的是最重要的民族樂器，也是臺灣文化獨特而珍貴的寶藏。但在經過劇烈的社會變遷後，排灣族的鼻笛與口笛面臨傳續的危機。

我們針對排灣笛的保存傳習提出「保存方式」與「傳習方式」之建議，而保存研究計劃又是傳習計劃執行的基礎，因而接續第一階段的工作，進行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計劃」。此計劃主要分為幾個部份：

（一）鼻笛、口笛代表性藝人生命史記錄

我們從排灣族鼻笛、口笛四類重要傳承系統中挑選九位具代表性的藝人，進行生命史訪談包括家世背景、成長經歷等，特別注重與笛子相關生命經歷之記錄，以實例顯示笛子在排灣文化中的意義。此部份由計劃主持人胡台麗與助理年秀玲負責訪問與口述資料之整理記錄。訪談口述生命史皆有錄音帶及 v8 錄影帶之留存。

（二）鼻笛、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

鼻笛與口笛曲譜記錄與分析工作由協同主持人錢善華與排灣族的賴朝財（vuluk 家名 Zingrur）負責。他們主要係根據胡台麗與年秀玲錄音、錄影的資料進行曲譜的記錄與分析。他們不只將本計劃選取的九位代表性藝人（三位鼻笛、六位口笛）吹奏的曲調予以記錄分析，還從第一階段的鼻笛、口笛吹奏者中多挑選了一些吹奏曲調加以記錄分析。其中包括胡台麗一九八三年錄音的郭榮長（gilegilau 家名 Amulil，一九九七年去世）鼻笛吹奏曲與陳明光（gilegilau 家名 Ralangal）所提供的已逝世老師施余金城（sujaru）的鼻笛吹奏錄音曲調。錢善華與賴朝財分工之後共

記錄了七位鼻笛吹奏者與九位口笛吹奏者的曲譜和吹奏指法，在分析時則由錢善華負責鼻笛，賴朝財負責口笛吹奏特色的分析。為了便利日後傳承工作的推展，他們除了五線譜外還作簡譜的記錄。

（三）鼻笛、口笛製作法記錄

我們針對四類具代表性的鼻笛與口笛類型，各邀請一位善於吹奏與製作的藝人詳細展示與說明製作步驟，供我們作影像與文字記錄。這部份由本計畫協同主持人賴朝財負責幻燈片攝製與文字記錄，專任助理年秀玲負責 V8 錄影帶的攝製。

（四）專業錄音、錄影記錄

在第二階段的委託計劃中我們共邀請十五位鼻笛、口笛吹奏者至專業錄音室進行數位化（DAT）錄音。此外，我們並以專業 BETACAM 錄影機將鼻笛、口笛吹奏實況予以錄影保存，選輯之後可出版，提供研究與傳承推廣之用。

二、鼻笛、口笛保存現況簡介

第二階段的保存研究係建立在第一階段的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研究之上。第一階段我們做的是普查，共訪問了三十位鼻笛與口笛吹奏者；第二階段我們僅選取九位代表性藝人進行口述生命史訪談，也只針對七位鼻笛藝人與九位口笛藝人的吹奏曲調進行曲譜記錄與分析。在此我覺得有必要將第一階段的發現作一摘要敘述，以瞭解第二階段選擇性研究記錄的背景。

根據我們所做的「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現今會吹奏鼻笛者僅分佈於北排灣 Vucul 系統的瑪家鄉（排灣村、涼山村為主）和泰武鄉（平和村、泰武村為主）以及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已無人會吹奏。口笛吹奏者分佈於北排灣 Raval 系統的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和 Vucul 系統的三地門鄉（三地村）、瑪家鄉（北葉村、排灣村、三和村）、泰武鄉（武潭村）、來義鄉（古樓村、南和村）和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也無人會吹奏。鼻笛、口笛吹奏者的分佈情況與個人姓名等基本資料如下：

排灣族鼻笛、口笛人才分佈地區，1995

鄉/村	鼻笛、口笛人數	鼻笛人數	口笛人數
三地門鄉/大社村	2		2
/德文村	5		5
/賽嘉村	3		3
/三地村	1		1
瑪家鄉/瑪家村	1	1	
/北葉村	1	1	1
/涼山村	1	1	
/排灣村	2	2	2
/三和村（北村）	2（排灣）		2（排灣）
/三和村（南村）	2（魯凱）		2（魯凱）
泰武鄉/泰武村	1	1	
/平和村	3	3	
/武潭村	1		1
來義鄉/古樓村	2		2
/南和村	1		1
牡丹鄉/東源村	2	2	2
總計	30	11	24

鼻笛、口笛人才概況表

鄉村	姓名	笛類	單\雙管	出生年	族別	備註
三地門鄉大社村（parilaian或tavadan）	許坤仲（pairhang Pavavalung）	口笛	雙	1935	排灣	

\大社村	許志光 (gitan Pavavalung)	口笛	雙	1964	排 灣	
\德文村 (tjukuvul)	劉惠紅 (tjiatjiu Rulaten)	口笛	單\ 雙	1942	排 灣	
\德文村	林石張 (tjivurangan Tjaugadu)	口笛	單\ 雙	1942	排 灣	
\德文村	呂秀雄 (tsamak Livanrau)	口笛	單	1941	排 灣	
\德文村	杜明達 (palipeli Tulalep)	口笛	單	1931	排 灣	
\德文村	蔡清吉 (pali Madalak)	口笛	單\ 雙	1947	排 灣	
\賽嘉村 (tjailaiking)	董明文 (laugia Tjavelengan)	口笛	雙	1939	排 灣	
\賽嘉村	涂文祥 (uriu Kaviangan)	口笛	雙	1938	排 灣	
\賽嘉村	高重義 (lavusuk Talivatjan)	口笛	雙	1952	排 灣	
\三地村 (timur)	朱夏年 (tjivulangan Valilan)	口笛	單	1918	排 灣	
瑪家鄉\瑪家村 (makazayazaya)	童春發 (masegesege Zingrue)	鼻笛	雙	1946	排 灣	
\北葉村 (masilid)	陳明光 (gilegilau Ralangal)	口笛 鼻笛	雙	1967	排 灣	老師sujaru爲 德文村人
\涼山村 (uakaba)	李秀吉 (tsemeresai Palius)	鼻笛	雙	1918	排 灣	

\三和村 (qizuci)	盧鄰標 (pantel Tjumalalac)	口笛	單	1909	魯凱	原為好茶村人
\三和村	徐建寶 (sangurupu Padalinuk)	口笛	單	1921	魯凱	原為好茶村人
\三和村	曾春吉 (ulas Tjalivadan)	口笛	單	1934	排灣	原為德文村人
\三和村	湯九如 (kulele Duvlelem)	口笛	單	1936	排灣	原為三地村人
\排灣村 padain/paiuan	李正 (tsegav Tjarhulaiiaz)	口笛	單	1937	排灣	
\排灣村	金賢仁 (ligeai Tjaududu)	口笛 鼻笛	單 雙	1928	排灣	
泰武鄉\泰武村 (kuraluts)	郭榮長 (gilegilau Amulil)	鼻笛	雙	1915	排灣	
\平和村 (piuma)	蔣忠信 (rhemaliz Tjuvelerem)	鼻笛	雙	1931	排灣	
\平和村	鄭尾葉 (tsamak Paqadrius)	鼻笛	雙	1929	排灣	
\平和村	謝水能 (gilegilau Paqadrius)	鼻笛	雙	1950	排灣	
\武潭村 (qapetan)	呂清池 (liaqulu Pasasav)	口笛	單	1923年	排灣	
來義鄉\古樓村 (kulalau)	邱善吉 (tsujui Tjakisuvung)	口笛	單	1935	排灣	
\古樓村	蔣幸一 (kapiťjuan Tjapalai)	口笛	單	1931年	排灣	
\南和村 (pailus)	蔡國良 (kapang Tariu)	口笛	單	1930	排灣	原為古樓村人
牡丹鄉\東源村 (tugin)	高玉珠 (sauniau Tjuvleven)	口笛 鼻笛	雙	1968	排灣	老師為sujaru 原為德文村人
\東源村	董文禮 (saulu Tjapai)	口笛 鼻笛	雙	1970	排灣	祖父為sujaru 原為德文村人

當我們進一步辨析這些尚會吹奏鼻笛、口笛者的師承源流時，發現了（一）雙管鼻笛為主、（二）雙管口笛為主、（三）單管五孔口笛為主、（四）單管七孔口笛等四個傳承系統。

雙管鼻笛系統以北排灣Vucul系統的平和村（包括遷往瑪家鄉涼山村者）會吹奏的人數最多，再就是被視為排灣Vucul系統發源村落而舊部落與舊平和相鄰的高燕（padain，現屬瑪家鄉排灣村）與筏灣（su-paiwan，現為瑪家鄉排灣村），以及包含由筏灣分出之頭目家系的泰武鄉泰武村。這個系統稱雙管鼻笛為rarindan。平和村會吹奏雙管鼻笛者指出，以往雙管鼻笛只有頭目家男子可以使用，也唯有頭目家男子追求女友，以及頭目去世時才能吹奏雙管鼻笛。他們說以前雙管鼻笛是很高貴的樂器，一般人不可以觸摸。後來才漸漸開放讓平民吹奏，可是平民的鼻笛不能雕刻，只有貴族的雙管鼻笛上可以雕刻百步蛇紋樣。平和村及排灣村的報導者認為具貴族祖先地位的百步蛇鼻端有一突起，也會「吹鼻笛」，而鼻笛的聲音與百步蛇發的聲音類似。往昔平和村男子都嚮往吹奏雙管鼻笛，平和村民也都比較喜歡聽鼻笛的聲音。鼻笛雙管中的一管有指孔（大多為三孔，或開四、五孔但只用三、四孔），吹出主旋律，如同在「說話」；另一管無孔，吹出單一的配音。雙管鼻笛的頂端吹口應該是在竹結上穿圓洞。鼻笛的曲調基本上只有一個，可用高、中、低音吹奏。

雙管口笛paringed存在於北排灣的Raval系統村落。目前雙管口笛的吹奏者居住於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還包括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u傳授的徒弟（住北葉村和東源村）。這個系統雙管口笛和單管口笛都稱為paringed，可是吹奏者的最大目標都是雙管口笛，認為比較有韻味。雙管口笛的竹管比較細，一管有五個指孔，另一管無孔，吹口有木塞。北排灣的Raval系統以大社為最古老的發源部落，德文則混合大社系統和來自魯凱族霧台已排灣化的移民，賽嘉是由德文分出的村落。雙管口笛paringed的吹奏者都表示吹奏者的資格沒有限制，是以前追求女子時使用的樂器。男子夜間前往女家探訪會在女家屋外吹奏口笛，如女方喜歡該男子，會開門讓他進入聊天、唱歌。有些人表示當村人死亡時可吹奏口笛安慰喪家。還有就是男子孤寂憂悶或與朋友聊天聚會時可吹口笛以舒解心情。在Raval雙管及單管口笛系統中也存在比較粗的雙管鼻笛，叫

做rarindan, 與雙管口笛相同, 一管五個指孔, 一管無孔, 但吹口穿圓洞。目前Raval系統村落中已無人會吹奏雙管鼻笛(只有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u的學生會吹), 可是他們都知道雙管鼻笛往昔必需是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 口笛paringed的吹奏則無此限制。北排灣Raval系統的人並不認為雙管鼻笛比雙管口笛優越, 反而給予雙管/單管口笛很高的評價。

單管五孔口笛pakuraru(或kuraru)系統存在於北排灣雙管鼻笛系統中。口笛使用的竹管較鼻笛細。單管口笛早期平民中要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頭目則不受此限制), 但不像雙管鼻笛必須頭目身份才能吹奏。單管口笛經常用於追求女友。青年男子晚上在女友家外面吹奏, 以笛聲代表內心想表達的話語, 喚醒已入眠的女友。

單管七孔口笛系統存在於中排灣來義鄉古樓村及南和村、來義村等地。他們稱單管口笛為rarindan(後來也採用pakuraru的稱呼), 有七個孔, 吹奏時最後一個指孔不用。此地單管口笛吹奏者沒有身份限制, 吹奏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女友和自我消遣解憂。在此系統中只吹奏單管口笛, 而無鼻笛之存在。

我們總訪問的三十位鼻笛、口笛吹奏者中有幾位既會吹鼻笛也會吹口笛。年齡最大的八十五歲, 最小的二十五歲。五十歲以上是日據時代出生的, 共有二十二位; 五十歲以下臺灣光復後出生的有八位。鼻笛方面會吹奏的人數有十一位, 但因吹鼻笛較費氣, 年紀大的都面臨氣息不足的問題, 年紀輕的則在音調、技巧的掌握和情感的表達方面較弱。會吹奏口笛的有二十四位, 由於較不費氣, 所以一般來說, 能表現得較好的人數較多。

在保存研究的第二階段, 我們限於人力與時間, 僅在上述四個鼻笛、口笛傳承系統中選擇了九位作為代表性藝人, 進行生命史訪談與記錄。我們在整理記錄這些生命史訪談資料時保留敘述者的語氣, 讓他們的思考與情感直接呈現。透過這樣的敘述, 我們獲得第一手豐富而珍貴的關於排灣文化的資料。我們從他們的敘述中可以清楚看到個人的生命歷程與家族、村落和台灣整體的歷史文化交融。他們對鼻笛、口笛從發生興趣到苦練到終生的愛戀, 不但反映他們個人的身世, 更反映排灣文化所強調的對於異性與親人婉轉纏綿的哀思情感與美感。在鼻笛、口笛聲中我們可以觸及排灣族的心與排灣族的情。